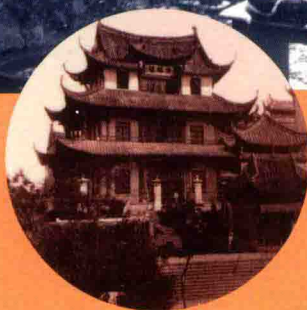




■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唐宋诗词中的武汉

王兆鹏

主编

武汉出版社

版

HAN BOOK

■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唐宋诗词中的武汉



王兆鹏

主编

武汉出版社

版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词中的武汉/王兆鹏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4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ISBN 978-7-5582-1132-4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武汉—地方史—史料

②古典诗歌—诗歌欣赏—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K296.31②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776 号

主 编:王兆鹏

责任编辑:李艳芬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39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编委会

主 任：万 勇

副主任：龙正才 刘英姿

顾 问：章开沅 冯天瑜

委 员：严昌洪 廖明辉 唐惠虎

盛洪涛 周学云 邓万想 朱向梅 何 伟

张 侠 左绍斌 谭本忠 周 耕 刘奇志

王汗吾 邹德清 张宏斌 邓绪海 卢 彬 李杏华



总序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一页风云，见证一段文明的演进轨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抹风情，彰显一方水土的气质神韵。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武汉就像一叶扁舟，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年轮，一划就是煌煌三千五百载。两江三镇，是她的自然身份；白云黄鹤，是她的诗意化身；凤舞九天，是她的精神图腾；楚风汉韵，是她的厚重底色；人才辈出，是她的耀世光芒。伴随着长江汉水的潮起潮落，武汉的人文历史亘古流传，恰如穿城而过的两江之水，奔流向东，绵绵不息。

品味武汉，这里有道不尽的岁月沧桑、历史悠长。从商代盘龙城开启城市文明之光，到三国夏口城构筑武昌古城之始；从明末汉口镇跻身“天下四大名镇”之列，到清末汉口港享有“东方茶港”之誉；从辛亥首义之城到全民抗战中心；从我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到新世纪享誉世界的中国光谷……

品鉴武汉，这里有赏不够的名胜古迹、文物璀璨。漫步三镇，徜徉武昌昙华林、汉阳古琴台、汉口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或以古朴清幽而著称，或因异域风情而惊艳，传递的是悠远凝重的城市历史，演绎的是绚丽多彩的汉派文化。归元佛刹、汉阳铁厂、八七会址、江汉关大楼……如同珠玉般镶嵌在江城，或浓缩一段



总序

历史，或诉说一则往事，衬托出城市的古韵流芳。

品读武汉，这里有吟不完的诗词歌赋、文采风流。“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武汉外揽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胜，借两江春水，汇百里风光，咏千古诗章。屈原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每一句都是脍炙人口的绝唱，每一首都是永恒传世的经典，闪耀文学光芒，绽放城市华章。更有一代伟人毛泽东，留下了“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不朽诗句，写尽了大武汉气吞山河的雄浑气势。

历史需要铭记，文脉自当传承。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守护先人的馈赠、延续城市记忆、彰显武汉魅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武汉人民有责任呵护城市历史文化基因，护其貌、扬其韵、传其神、铸其魂，推动历史遗存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和谐共生。

怀古以励志，掩卷当奋发。让我们追寻历史脚步，走进岁月深处，激扬家国情怀，书写大武汉未来。

2017年1月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两楼雄风

- 一、黄鹤楼的变迁 / 10
- 二、南楼的兴废 / 31
- 三、书写黄鹤楼的诗词 / 35
- 四、书写南楼的诗词 / 75

第二章 江城雅韵

- 一、武昌、汉阳的历史沿革 / 95
- 二、书写武昌的诗词 / 98
- 三、书写汉阳的诗词 / 143

第三章 文人履迹

- 一、李白、刘长卿、贺铸的武汉情缘 / 169
- 二、唐宋诗人的武汉行踪 / 173

附录一 诗人简介 / 247

附录二 地名、古迹简释 / 269

引言

历史名城大武汉,积淀着厚重的人文底蕴,飘散着浓郁的诗风词韵。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此,歌之咏之,留下了灿若星辰的诗词华章。本书旨在穿越历史的烟云,引领读者回归唐宋,观赏唐风宋调中武汉的翩翩风姿与奕奕神采。

唐宋诗词中对武汉的书写,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对黄鹤楼的吟咏。

黄鹤楼诞生于群雄逐鹿、风云争霸的三国时期,最初不过是孙权于公元223年在夏口古城(今武昌)西南角黄鹄矶上修建的一座军事瞭望楼,主要用作观察敌情。在以后的漫漫岁月中,黄鹤楼的军事功能逐渐隐退,文化功能则日益凸显。登临黄鹤楼的,不再是手执戈矛肃然而立的将士,而是把酒临风衣袂飘举的文人。

南朝刘宋时期,才秀人微、抑郁不平的鲍照最先在黄鹄矶上留下了诗作《登黄鹄矶》。从诗中“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等句来看,鲍照当时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黄鹄矶下奔流的大江、江上船工渔夫的歌声不但没能舒缓他的心境,反而令他触景伤情、悲从中来。不过,鲍照在诗中并未明确言及黄鹄矶上的黄鹤楼,这多少有些让人疑惑和遗憾。鲍照(约414—466)之后百余年,南朝陈诗人张正见(526?—575?)来到黄鹤楼,写了一首《临高台》诗:“层台迕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风前朱幌色,霞处绮疏分。此中多怨曲,地远讵能闻。”虽然诗题中没有明确说到是登黄鹤楼,但诗中所写“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显然写的是黄鹤楼,可能是当时“黄鹤楼”的名声不显,或者还没有用黄鹤楼之名来称呼,所以张正见只说“临高台”了。武汉素有“白云黄鹤之乡”的美称,这“白云”“黄鹤”四字,就是张正见的首创。

随着大唐盛世的来临,黄鹤楼也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在众多的大唐才子中,风骨凛然、意气风发的崔颢是较早登上黄鹤楼的一位。他在黄鹤楼上远眺对岸汉阳城清晰可辨的树木、鹦鹉洲上繁茂如茵的芳草,遥想驾鹤飞升的仙人、怀念远隔天涯的乡关,吊古伤今,思绪万千,信笔写下神韵超然、气象莽苍的《黄鹤楼》:“昔人已乘

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从此，黄鹤楼就与崔颢结下不解之缘。黄鹤楼因崔颢此诗而开始变成一座诗歌之楼、人文之楼，无数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无数的诗词文赋开始遍及黄鹤楼的每一寸檐壁。崔颢也因为此诗此楼而名传千古。

稍后，才情喷薄的李白也登上了黄鹤楼，他面对崔颢的《黄鹤楼》诗，吟咏再三，赞叹不绝，然后研墨运思，准备像在别处登临胜景时那样挥就一首传世佳作；但这一次，他竟然犹豫着难以下笔，尝试再三，他长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只留下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搁笔而去。此后，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写下了十几首与黄鹤楼有关的诗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黄鹤楼情结”最深的诗人。在这些诗歌中，除了那首轻快灵动、情深韵远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外，还有两首写于李白后期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一首是《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另一首是《江夏赠韦南陵冰》。写前一首诗时，李白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途经江夏时与友人史钦相逢，黄鹤楼上一曲凄凉的《梅花落》，勾起了李白心中的迁谪之悲与去国之情，让他愁绪满怀、伤感不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写后一首诗时，李白在流放夜郎的途中遇赦放还，再次途经江夏，偶遇故人韦冰，惊喜之余，想起“我窜三巴九千里”、“夜郎迁客带霜寒”的不幸遭遇，悲愤交加，慨叹“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甚至直呼“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愤懑之情、狂放之态，跃然纸上。

在李白多次登临黄鹤楼期间，王维、孟浩然等同时代的著名诗人也曾因楼成诗、借楼抒情。王维有“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送康太守》）之句，孟浩然有“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江上别流人》）、“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之句。

随着盛唐的结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黄鹤楼的千古风流，却因为次第登楼的代文人、不绝如缕的首首诗词而得以一直延续。仅就现存诗词作品而言，唐宋两代就有近五十名文人雅士在黄鹤楼上留下了墨痕。他们或凭栏远眺、酹酒临江，或俯仰天地、感怀人生，或置酒送别、酬唱应答，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

由于黄鹤楼踞山临江、八面来风的独特位置，拾级而上的文人一旦登临楼顶，极目四望，则满眼风光、襟怀大开，不由自主就会有一种天地苍茫、岁月无声、人生如寄之感，比如“高槛危檐势若飞，孤云野水共依依。青山万古长如旧，黄鹤何年去不归”（贾岛《黄鹤楼》）、“黄鹤何年去杳冥，高城千载倚江城。碧云朝卷四山景，流水夜传三峡声”（卢郢《黄鹤楼》）、“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碧

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终日空江白浪声”(张咏《登黄鹤楼》)、“题诗不见旧时人，惟见青山俯城郭。萋萋芳草鹦鹉洲，江水衮衮来无休。岁月俯仰成春秋，古人今人无限愁”(刘鉴《登黄鹤楼》)。

若是胸怀天下、心系黎民的诗人，往往会在赏楼、登楼之际生出忧国忧民之感。如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谪江州途经鄂州(今武昌)，卢侍御、崔评事于黄鹤楼置酒相迎，白居易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七律：“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楚思森茫云水冷，商声清脆管弦秋。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醒醒堪愁。”(《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致宴宴罢同望》)虽然当时的黄鹤楼周边秋景怡人，令人迷醉，但白居易在赏爱美景之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仍是挥之不去的忧虑与愁思。三百多年后，抗金名将岳飞也曾登临黄鹤楼，并填写了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全词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豪气干云，既有中原沦丧、敌虏骄纵的沉痛和愤慨，更有请缨杀敌、重整山河的壮志与信心。

另有一些多思善感之士，或因自我心绪不佳，或有感于时事艰难、家人离别，或思乡念远，或悲悼身世，或困于羁旅，登楼所感往往异于常人。如“长天云扫碧龙鳞，黄鹤楼前白玉轮。秋意正随羌笛怨，夜深愁杀倚栏人”(李新《龙笛》)、“城隅黄鹤莫登临，端使悲翁动楚吟。日下长安人共远，天围梦泽岁方阴”(贺铸《答致仕吴朝请潜登黄鹤楼见招》)、“家远为传安稳信，时艰增重别离忧。渚宫此去无他地，怅望自登黄鹤楼”(李纲《次通城送季言弟还锡山二首》其一)、“戚戚登临地，凄凄欲暮天。相看数株柳，不听一声蝉”(周弼《晚登黄鹤楼》)、“老仙横笛月亭午，骚客怀乡日欲残。独抚遗踪增慨慕，徘徊不忍下层栏”(罗与之《黄鹤楼》)。此类作品中比较典型的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一首《钗头凤·别武昌》：“临丹壑，凭高阁，闲吹玉笛招黄鹤。空江暮，重回顾。一洲烟草，满川云树。住，住，住。江风作，波涛恶，汀兰寂寞岩花落。长亭路，尘如雾。青山虽好，朱颜难驻。去，去，去。”远离京城，归乡无望，作者内心凄苦，发之为词则语调凄黯、满纸哀音，读之令人心生悲惋。

诗韵缭绕的唐朝、词风笼罩的宋代，都离我们远去了，黄鹤楼几经兴废，依旧巍然屹立，不仅成为今日武汉的地标性建筑，而且成为长江之畔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诗词之楼、文化之楼。

二

武汉山水形胜，两江隔三镇的独特地貌天下无双，两江四岸风景无限。自古人文荟萃，楼阁亭台、市井街衢皆遍布文人雅迹。唐宋时期，武汉已经成为当时的水陆

交通枢纽,商贾汇集,熙来攘往,南宋杰出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描述当时的武汉是“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盖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与此同时,大量诗客词人流连于三楚腹地、放歌于江汉之滨,为武汉这座城市保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与人文记忆。

唐宋时期,今武昌名为鄂州,又称鄂渚、江夏、夏口、夏渚。唐宋时期的“武昌”是今湖北鄂州市,但因为唐代于此设置武昌军,所以文人们有时也径以“武昌”称呼江夏、夏口。从“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姜夔《春日书怀四首》其四)、“鹦鹉洲边家十万”(阳枋《鄂渚大雪》)、“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鱼玄机《江行》)等诗句来看,当时武昌是一座人口繁盛的大都市。从李白《江夏行》一诗,可以见出当时的武昌城水路通畅,商业相当发达。诗中所咏女子是一位商人妇,“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她之所以愁苦,是因为商人常年在外经商,无暇顾家,“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商人妇独守空闺,孤独悲凄,不堪其苦,心生悔意,“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武昌湖泊纵横,汀洲遍布,风光秀美,令不少文人为之沉醉。如“杜门聊自适,湖水在窗间。纵得沧洲去,无过白日闲”(李频《鄂渚湖上即事》)、“绿柳阴阴蔽武昌,汀洲如画引帆樯。一江见底自秋色,千里无风正夕阳”(孔武仲《鄂州》)、“烟汀一抹蒹葭渚,风亭两下荷花浦”(刘学箕《菩萨蛮·鄂渚岸下》)、“彩舰驾飞鹢,帆影漾江乡。肥梅天气,一声横玉换新阳。惊起沙汀鸥鹭,点破暮天寒碧,极目楚天长。一抹残霞外,云断水茫茫”(丘密《水调歌头·鄂渚忆浮远》)。

颇有意思的是,武昌的炎热在诗中亦有反映。南宋大诗人陆游就曾领略过武昌夏夜的酷热,其《夜热》诗云:“触热行万里,烦促讵可论。泊船鄂州步,终日如炮燔。摇扇腕欲脱,挥汗白雨翻。推枕再三起,散发临前轩。秋近更漏长,天旱星宿繁。甘澍何时来,太息忧元元。”夏日的武昌之夜,令陆游挥汗如雨,摇扇不已亦无法缓解;夜不能寐,烦躁不安,苦盼甘霖。

另外,武昌的螃蟹自古有名,令那些钟爱美食的文人为之折腰。武昌螃蟹个大肚白、肉鲜味美,素有“河蟹上席百味淡”的美誉。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对螃蟹情有独钟,好为咏蟹诗。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至崇宁二年(1103)十二月,黄庭坚流寓鄂州(今武昌),期间作有七首咏蟹诗。《谢何十三送蟹》:“形模虽入妇女笑,风味可解壮士颜。寒蒲束缚十六辈,已觉酒兴生江山。”《又借答送蟹韵并戏小何》:“草泥本自行郭索,玉人为开桃李颜。恐似曹瞒说鸡肋,不比东阿举肉山。”《代二螯解嘲》:“仙儒昔日卷龟壳,蛤蜊自可洗愁颜。不比二螯风味好,那堪把酒对西山。”《又借前韵见意》:“招潮瘦恶无永味,海镜纤毫只强颜。想见霜脐当大嚼,梦回雪压摩围

山。”这四首诗以何十三(凯)送蟹起意,吟咏螃蟹风味之美。螃蟹虽然形貌丑陋,但风味绝佳,实乃侑酒佳肴,食之令人回味无穷,以至魂牵梦萦。另三首为同题诗,诗名《秋冬之间鄂渚绝市无蟹今日偶得数枚吐沫相濡乃可悯笑戏成小诗三首》,其一曰:“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其二曰:“勃窣婆娑烝涉波,草泥出没尚横戈。也知螯鲈元无罪,奈此尊前风味何。”其三曰:“解缚华堂一座倾,忍堪支解见姜橙。东归却为鲈鱼鲙,未敢知言许季鹰。”这三首诗把吃蟹的详细流程和欣喜心情写得风趣而生动,咏蟹之外,还蕴含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

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历史最悠久,但唐宋诗词中歌咏汉阳的作品远不如歌咏武昌的多,推其原因,应该是汉代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今武昌乃是鄂州州治(江夏郡郡治)所在地,而汉阳不过是鄂州(江夏郡)下属的一个县,二者地位悬殊(虽然唐宋时期汉阳曾为沔州州治、汉阳军军治所在地,但无论沔州,还是汉阳军,地位、影响都远不如鄂州)。刘敞《离鄂州至汉阳》诗云:“小郡缘山腹,孤城隔夕枫。”与鄂州(今武昌)相较,汉阳不过是“小郡”、“孤城”。虽则如此,从“汉阳抱青山,飞楼映湘渚”(李群玉《汉阳春晚》)、“江上层楼翠霭间,满帘春水满窗山”(李群玉《汉阳太白楼》)、“江水带冰绿,桃花随雨飞”(储光羲《汉阳即事》)、“江含峨岷气,万里正东流”(曾巩《汉阳泊舟》)等诗句来看,汉阳的风光并不亚于武昌。

至于汉口,直到明代才开始成为像武昌、汉阳一样繁荣的城镇。明代以前的典籍所称之“汉口”,是指汉水入江口,其地属汉阳。由于汉水入江口几经变易,其名也屡经更改,古称夏汭,三国时期称夏口(孙权筑城于江夏山,即今武昌蛇山,因其地正对夏口,故以夏口为城名,此后“夏口”便指今武昌),南北朝时期改称汉口。此外,还有汉皋、汉镇、沔口、鲁口等多种名称。直至明代汉水改道后,方析出今日之汉口,但仍归属于汉阳。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8年首次奏请清政府,将汉阳、汉口分离。因为上述原因,在唐宋诗词中也就难觅汉口的芳踪。

在武昌、汉阳的诸多名胜古迹中,除黄鹤楼外,唐宋文人歌咏最多的是南楼、鹦鹉洲和郎官湖。

南楼又称庾楼、庾公楼,这是为了纪念月夜登南楼、乘兴坐胡床的庾亮。《世说新语》记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履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宋人歌咏南楼之作屡屡用及此典,如“老子平生殊不浅,诸君少住对胡床”(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其四)、“万里秋声惊客枕,一天凉月浸胡床”(陈谦《鄂州南楼》)、“多情庾亮吟魂远,风泛芦花秋满湖”(白玉蟾《武昌怀古十咏·南楼》)、“酒到忧边总未知,犹认胡床处”(魏了翁《卜算子·李季允埴约登鄂州南楼即席次韵》)。实际上,

庾亮所登南楼在古武昌县(今湖北鄂州市),并非唐宋时期的鄂州(今武昌)。鄂州黄鹤山(即今武昌蛇山)上的南楼跟庾亮没有关系。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鄂州·景物》对此言之甚明:“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鹤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记文以为庾亮所登故基,非也。亮所登乃武昌县安乐宫之端门也……今州东百八十里武昌县是也。”宋代文人在吟咏武昌南楼时,咏及庾亮,正与苏东坡称黄州赤壁为“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如出一辙。

鹦鹉洲因三国名士祢衡而得名。祢衡曾在洲上写就名作《鹦鹉赋》,后被黄祖所杀,亦葬于洲上。唐宋文人吟咏鹦鹉洲,或悲悼祢衡之被害,或描绘洲上之美景。前者如“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怅望春襟郁未开,重吟鹦鹉益堪哀。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曾解爱才”(崔涂《鹦鹉洲即事》)、“偶吟万里飘流句,独倚沧洲忆此生”(蒋之奇《鹦鹉洲》),后者如“洲势逶迤还碧流,鸳鸯鸂鶒满滩头。滩头日落沙碛长,金沙熠熠动飏光”(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李白《鹦鹉洲》)、“鹦鹉洲头浪贴沙,青楼春望日将斜”(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四)。

郎官湖原名南湖,在今汉阳,郎官湖之名乃李白所命。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前小序对此有明确载录。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秋,李白流放夜郎,途经武汉,故人尚书郎张谓、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在南湖中的画舫上置酒款待李白。酒酣耳热之际,张谓请李白为南湖更名,李白欣然命之曰“郎官湖”。李白诗云:“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因有此段佳话,郎官湖从此名声大噪,唐宋文人郭祥正、贺铸、李壁、李祁等都有吟咏之作,“郎官夜月”也成为古汉阳十景之一。

除南楼、鹦鹉洲和郎官湖外,武昌、汉阳两地的其他众多名胜古迹也有诗词吟咏,如安远楼、招真亭、秋兴亭、压云亭、烟波亭、江汉亭、吞云楼、东湖等,兹不赘述。

三

武汉地处中国内陆中心,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兼有长江、汉水之便利,自古为华中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美称。一千多年来,在武汉的街市、水道、驿路上,南来北往的官员士子、游商过客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迎来送往、交游聚会的同时,往往因

地为诗,或抒怀写意,或馈赠酬酢,留下了大量佳作,墨迹斑斓,情思动人。

在唐宋文人留下的此类作品中,最能感发人心者莫过于行旅、离别之作。正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行旅、离别之人,寄身不定,相见难期,百感交集;发而为诗,往往情真意切、动人肺腑。此类作品,在唐宋诗词的武汉书写中,随处可见,其直抒胸臆者如“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徐凝《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温庭筠《送人东游》)、“莫愁魂逐清江去,空使行人万首诗”(鱼玄机《过鄂州》)、“扁舟又作江湖别,千里长悬梦寐思”(张耒《送杨补之赴鄂州支使》)。不过,事无绝对,在行旅离别之作中,亦偶有振作昂扬之句,如“烦君黄鹤楼头看,天下英雄有几人”(郑起《送友人之鄂》)、“江汉天风日夜清,君游何处濯尘缨。……已羡经筵吴士艳,行看词笔楚人惊”(戴表元《送柯以善自杭游鄂》),在同类作品中颇为少见。

春夏秋冬,寒暑流易,唐宋时代的武昌和汉阳城每天都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因季节变化,景色各异,离别与行旅之人的情怀自不相同。

春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暖,离别之人置身于春光骀荡之中,离愁别绪自然会舒缓几分。如陈陶《送谢山人归江夏》:“黄鹤春风二千里,山人佳期碧江水。携琴一醉杨柳堤,日暮龙沙白云起。”黄鹤春风,春江缥碧,友人将归,于杨柳堤岸置酒抚琴以为别,虽然别意彷徨,然犹不失洒脱。对于那些人生失意、心情郁结者而言,即使春光明媚,他们眼中所见皆如其心中所感一般沉抑。如李颀《送人归沔南》:“梅花今正发,失路复何如。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馀。春饶汉阳梦,日寄武陵书。可即明时老,临川莫羡鱼。”刘长卿《夏口送屈突司直使湖南》:“共悲来夏口,何事更南征。雾露行人少,潇湘春草生。莺啼何处梦,猿啸若为声。风月新年好,悠悠远客情。”诗中所涉虽为春景、新年,但却与漂零之苦、失路之悲相绾合,故而疏冷淡泊,意境荒远,意绪萧索。

秋天,在乐观者看来是秋高气爽、山水怡人,故心境豁达、明朗;在悲观者看来则气冷霜寒、秋意肃杀,故而心情悲伤。前者如“清江月色傍林秋,波上荧荧望一舟。鄂渚轻帆须早发,江边明月为君留”(王昌龄《送窦七》)、“楚城木叶落,夏口青山遍……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见”(李颀《送郝判官》)、“湖上橘方熟,洲边鱼正多。西山旧相识,不厌屡经过”(项安世《王不清归蜀不成复下鄂渚诗》);后者如“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旧游成远道,此去更违乡。草露深山里,朝朝落客裳”(刘长卿《移使鄂州次岷阳馆怀旧居》)、“浩气高情晓,新寒带晚秋。关山方北顾,烟火又南楼。蓬鬓天涯客,萧然一叶舟”(陈岷《舟次鄂州》)、“泛菊囊萸事已休,光阴无脚驶如流。更无出入消磨雨,只有悲凉断送秋……悬知明镜重飞处,昵昵灯前问鄂州”(曹彦约《连雨中买归舟》)。

冬天,万物凋零、天寒地冻,往往让别离之人倍感凄清。如“寒江绿竹楚云深,莫道离忧迁远心。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王昌龄《送人归江夏》)、“云帆淼淼巴陵渡,烟树苍苍故郢城。江上梅花无数落,送君南浦不胜情”(武元衡《鄂渚送友》)、“叹息谋身拙,栖迟簿领间。朔风吹密霰,瘦马踏穷山”(王炎《江夏道中值雪》)。隆冬季节,天地茫茫,愁云惨淡。凄冷的时节,凄迷的景物,凄凉的别离,栖遑的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凄惻与愁苦,读之令人惨然。

夏天,烈日炎炎、暑气逼人,行旅之人置身舟船,更觉酷热难耐,甚至连离情别绪、羁旅愁思也无暇顾及。张孝祥《舟中热甚从鄂守李寿翁乞冰雪樱桃》诗云:“熟颗樱桃和露摘,新冰削玉辟风开。南楼纵作一水隔,不遣小舟冲浪来。”南宋乾道三年(1167)夏,36岁的张孝祥以刘珙荐诏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刑,此诗即作于赴潭州途经鄂州之时。时值盛夏,江面暑气蒸腾,舟行之苦不难想见,故有乞送冰雪樱桃之举。此诗轻快风趣,张孝祥对解暑樱桃的渴盼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他与鄂守李寿翁的交情之深亦不难见出。

另有一些匆匆赶路或久困羁旅之人,途经鄂州,泊舟暂住,所思所感亦因人因时而异,大不相类。如宋末诗人戴复古曾多次往来鄂州,几次赴鄂又几次离鄂,兼与友人数量相别于鄂州。他在鄂州写下了多首行旅、送别之诗,但情感各异,其中豁达如“半夜月明何处笛,长江风送故人舟。十年浪迹游淮甸,一枕高眠到鄂州”(《到鄂渚》),愁苦如“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堪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平静恬淡如“交游天作合,江汉景如何。窗户半天上,南楼好寓居”(《又送行二首》其二),依恋不舍如“日日言归不得归,今朝真个是归期。西楼烟水南楼月,别后何人更有诗”(《鄂渚解缆》)。

在唐宋文人所作与武汉相关的送别、行旅诗中,李白的《江夏别宋之悌》、卢纶的《晚次鄂州》独具特色,屡为人称道。

李白诗曰:“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开元二十二年(734),诗人在江夏与因故被贬、即将远赴朱鸢(今属越南)的宋之悌把酒相别。想到宋之悌以老迈之年贬谪天涯,从此人分千里,后会难期,一向豪放乐观、泪不轻弹的诗人因同情宋之悌的不幸遭遇而感伤不已,泪流不止。全诗情调凄婉,尤其是尾联“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极为悲凉,动情之至,与李白一贯的行为表现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卢纶诗曰:“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诗写作者于战乱中离乡背井、流徙不定的愁苦之情,将行旅之中的景况与感受——道来,伤老之悲、思归之情与忧国之心相糅合,用语平易而涵蕴丰厚深沉。尤其是“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二句,描绘细致入微,造语自然精妙,为世人所称道。

滚滚长江，滔滔汉水，黄鹤巍巍，诗意悠悠。黄鹤虽然已经飞去，但江汉长存，诗篇隽永。透过唐宋诗词中的武汉书写，我们得以和唐宋时代曾经停驻武昌、汉阳的文人墨客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进行超越时空的情感交流，得以从历史深处传来的街巷人语、驿道车声中想见唐宋时代的江夏风貌与鄂渚风流。“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江山信清丽，人物想风流”（贺铸《送左禹赴江夏尉》）。千年以下，我们静心阅读唐宋文人留下的这些书写武汉的诗词佳作，遥想唐宋时代的文士儒雅、才子风流，会有一种如年份原浆般历久弥新的感动。

第一章 两楼雄风

一、黄鹤楼的变迁

唐宋时期，黄鹄山（今蛇山）上有两座名楼争雄竞胜。这两座楼，一名黄鹤楼，一称南楼。唐代以黄鹤楼最为知名，北宋中后期南楼声名渐著。南宋初中叶黄鹤楼塌毁之后，南楼更名声大振，一度成为武汉新地标。南宋后期黄鹤楼重建之后，鹤楼与南楼并驾媲美。元代之后，南楼逐渐衰歇，至明中叶连楼址都不复可寻，而黄鹤楼则屡废屡兴，一直是人们神往的天下名楼。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跟武汉三镇的武昌城“同龄”。这年孙权在江夏建立城池，同时在城西滨江的黄鹤矶上建起一座用于军事的瞭望哨楼。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就说：“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本是作军用的黄鹤楼，南北朝时期开始跟神仙传说结缘，而蒙上传奇的色彩。祖冲之的《述异记》记载：“荀瑰字叔玮，事母孝，好属文及道术，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渺然烟灭。”有了神仙的光顾，黄鹤楼的名气逐渐走高。

到了盛唐，黄鹤楼成为文人经常登临的名胜。李白就多次登上黄鹤楼，并书写了众多与黄鹤楼相关的名篇佳句，从而使黄鹤楼声名远播。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崔颢让诗仙李白甘拜下风的故事。李白来到黄鹤楼，原想赋诗一首，及见崔颢的《黄鹤楼》，觉得无法超越，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两句就搁笔而去。诗仙李白的谦让故事，使崔颢的《黄鹤楼》诗和黄鹤楼一并被人津津乐道，以致后来的诗人无不艳羡地说：“崔颢题诗在上头，登临何必更冥搜。”如果说，黄鹤楼在盛唐已成为武汉的地标，那么，崔颢的《黄鹤楼》诗就是黄鹤楼的永恒广告！

中唐时期，黄鹤楼更是游宴胜地，被称为“荆吴形胜之最”。代宗永泰元年（765），阎伯瑾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黄鹤楼记》。文中说道：“观其耸构巍峨，高标隴嵒，